

皇本
隱徐
修訂本

精華解析

毛澤東



評點

二十四史

中国档案出版社

陳王信用

雖已死其所

祖時爲陳涉

案班固去
篇以爲
先生者非
皆云台



ISBN 7-80019-888-X



9 787800 198885 >

ISBN 7-80019-888-X/K · 256 定价: 890.00元 (全四卷)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精 华 解 析

(修订版)

周留树 主编

• 第四卷 •

中国档案出版社

132

刘鄩、刘仁贍传

——《新五代史》卷二十二、三十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刘鄩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9页）

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刘仁贍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0页）

【解析】

第一段原文，说的是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年），后梁将领刘鄩率军与晋王李存勖（即后来的后唐庄宗）在魏州交战失败一事。

后梁末帝在位的时候，梁有必亡之势，但和后梁争雄了几十年的晋王并无必胜之道，其结果仍是夹河苦战。

后来，由于末帝听了奸臣赵岩等人的话，把军事重地魏博分成两镇，把魏州的将士、府库都一分为二，搬一半到相州（今河南安阳）去，削弱节度使的力量，以防割据称雄。

这事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当时的后梁政权并没有力量把它办好，

结果事与愿违，魏博驻军叛变，投入了李存勖的怀抱。晋军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了素有地广兵强之称的军事要地。

李存勖得到魏博，有两件大好处：一是大大地改善了战略地位，晋兵一动，便迫近黄河，大梁极容易感受威胁；二是得到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原来的梁兵变成了李家灭梁的突击队。

当时后梁可用的大将以刘鄩为第一。此人号称一步百计，文中也提到了刘鄩熟读《六韬》，喜欢据战法机变用兵。他曾是平卢王师范的重将，曾经成功地袭取了朱温的兖州。王师范屈服后，他才放下武器。朱温赏识他的才能，立即重用。当魏州的驻兵投叛晋王李存勖时，刘鄩正统兵驻屯于魏州以西。当他探知李存勖已经率军南下，估计晋阳空虚，立即轻兵奔袭。这原是一条好计，无奈阴雨连绵，道路难走，奔袭不成，敌方已有准备，只得退回来，扼守黄河北岸的莘县（在魏州东南，今属山东）。他知道强弱不敌，只能固守不战。

末帝却三番五次逼他出战，众将士也求胜心切，再加上晋王又假计西归，只留大将符存审守魏，给刘鄩有机可乘的假相，结果刘鄩设计前行，却“聪明反被聪明误”，中了晋王的计谋，大败而归，结果是完全丢失了河北的土地。

第二段原文提到的刘仁贍是五代南唐的将领。此人年轻时略通兵书，有勇有谋，轻财重士，治军严谨，更重气节。南唐征淮时，屡建战功。

毛泽东读这两篇传记的批语，集中表示了他对读兵书的看法。即兵书还是少读的好，读多了可能受其束缚，有害无益；对于领兵打仗的将士，也是少读为佳，略通就可以了。他从这两篇传记中找出了直观依据，刘鄩此人精通《六韬》，仍然打了败仗，刘仁贍只是略通兵书，也成为了名震一时的将领。这些批语并非只是毛泽东读史过程中偶发的感触，而是他从多年革命战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建国后，毛泽东也多次表达过对于读兵书的类似看法。

他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经常说，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绝大多数没有上过什么学校，没读过多少深奥的兵书，但仍然是经常打胜仗，最后打败了蒋介石的庞大军队。

例如，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这样说他过去打仗的体会：“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更明白地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毛泽东认为“兵书多坏事”，并不是反对读兵书，而是反对死读兵书，不能灵活运用，脱离实际战争形势，只是拘泥于兵书战法的条条框框。这些话的深刻根源恐怕就在于毛泽东始终立足于他那独特的实践本体论来看待问题的思想。

就他本人的革命实践过程而言，他不完全是靠儒家经典和革命派的启蒙书刊吸取革命进步思想的人，尽管在他的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中这些是至关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青少年时代对于中国农村现实的深切感受以及后来他的革命实践活动。其中包括“五四”时期搞新村试验、工读主义以及工人夜校等；二十年代初期介入工人运动的实践；大革命高潮时对农民运动的深入调查和实践；大革命失败后拉起一支农民武装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而这一切的收获都比单从书本上得来的多得多。从而使他认识到，思想上理论上的东西，不论多么深奥精辟，只有和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有价值的实际作用。

作为一个本质上务实的革命家，毛泽东更关注的是具体政策的制定以及革命实践活动的正确性，极少关心超验的哲学和抽象的真理。因此，在革命

实践中他能学于古而不拘泥于古，取于西而不迷于西，对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文化态度进行及时的纠正。

在1965年1月下旬同谷牧、余秋里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继光在他的兵书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中能用的东西。戚继光（1528—1588），明朝军事家，抗倭将领，毕生有40余年在军中度过。练兵、用兵很讲求实战效果。《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是他的两本以军事训练为主的兵书。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序言”中说：“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戚继光在书中着重阐述的是作战时应以实战经验为主，并结合东南沿海的倭寇的具体情况，陈述总结了针对敌情进行练兵的重要意义。毛泽东说的很可能就是这本书。

毛泽东的这两条批注，正是他本人多年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表明了他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和行相统一的观点。

刘鄩传

【原文】

刘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师范立，棣州刺史张蟾叛，师范遣指挥使卢洪讨蟾，洪亦叛，师范伪为好辞召洪，洪至，迎于郊外，命鄩斩之坐上，因使鄩攻张蟾，破之。师范表鄩登州刺史，以为行军司马。

梁太祖西攻凤翔，师范乘梁虚，阴遣人分袭梁诸州县，它遣者谋多漏泄，事不成。独鄩素好兵书，有机略。是时，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兖、郛，以葛从周为兖州节度使，从周将兵在外，鄩乃使人负油鬻城中，悉视城中虚实出入之所。油者得罗城下水窦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从水窦袭破之，徙从周家属外第，亲拜其母，抚之甚有恩礼。

太祖已出昭宗于凤翔，引兵东还，遣朱友宁攻师范、从周攻鄩。鄩以版輿置从周母城上，母呼从周曰：“刘将军待我甚厚，无异于汝。人臣各为其主，汝可察之！”从周为之缓攻。鄩乃悉简妇人及民之老疾不足当敌者出之，独与

少壮者同辛苦，分衣食，坚守以待。外援不至，人心颇离，副使王彦温逾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鄩乃遣人阳语彦温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从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闻之，果疑彦温非实降者，斩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坚。

师范兵已屈，从周以祸福谕鄩，鄩报曰：“俟吾主降，即以城还梁。”师范败，降梁，鄩乃亦降。从周为具齐装，送鄩归梁，鄩曰：“降将蒙梁恩不诛，幸矣！敢乘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驴归梁。太祖赐之冠带，饮之以酒，鄩辞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为元从都押衙。是时，太祖已领四镇，将吏皆功臣旧人，鄩一旦以降将居其上，及诸将见鄩，皆用军礼，鄩居自如，太祖益奇之。

太祖即位，累迁左龙武统军。刘知俊叛，陷长安，太祖遣鄩与牛存节讨之，知俊走凤翔，太祖乃以长安为永平军，拜鄩节度使。末帝即位，领镇南军节度使，为开封尹。

杨师厚卒，分相、魏为两镇，末帝恐魏兵乱，遣鄩以兵屯于魏县。魏兵果乱，劫贺德伦降晋。庄宗入魏，鄩以谓晋兵悉从庄宗赴魏，而太原可袭，乃结草为人，执以旗帜，以驴负之往来城上，而潜军出黄泽关袭太原。晋兵望梁垒旗帜往来，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鄩至乐平，遇雨，不克进而旋，急趋临清，争魏积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鄩乃屯于莘县，筑甬道及河以馈军。

久之，末帝以书责鄩曰：“闻外事全付将军，河朔诸州一旦沦没。今仓储已竭，飞輓不充，将军与国同心，宜思良画！”鄩报曰：“晋兵甚锐，未可击，宜待之。”末帝复遣问鄩必胜之策，鄩曰：“臣无奇术，请人给米十斛，米尽则敌破矣！”末帝大怒，谓鄩曰：“将军蓄米，将疗饥乎？将破敌乎？”乃遣使者监督其军。鄩召诸将谋曰：“主上深居禁中，与白面儿谋，必败人事。今敌盛，未可轻动，诸君以为如何？”诸将皆欲战，鄩乃悉召诸将坐之军门，人以河水一杯饮之，诸将莫测，或饮或辞，鄩曰：“一杯之难犹若此，滔滔河流可尽乎？”诸将皆失色。

是时，庄宗在魏，数以劲兵压鄩营，鄩不肯出，而末帝又数促鄩，使出战。庄宗与诸将谋曰：“刘鄩学《六韬》，喜以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今

其见迫，必求速战。”乃声言归太原，命符存审守魏，阳为西归，潜兵贝州。郓果报末帝曰：“晋王西归，魏无备，可击。”乃以兵万人攻魏城东，庄宗自贝州返趋击之。郓忽见晋军，惊曰：“晋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庄宗与符存审为两方阵夹之，郓为圆阵以御晋人。兵再合，郓大败，南奔，自黎阳济河，保滑州。末帝以为义成军节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晋，降郓亳州团练使。

兖州张万进反，拜郓兖州安抚制置使。万进败死，乃拜郓泰宁军节度使。朱友谦叛，陷同州，末帝以郓为河东道招讨使，行次陕州，郓为书以招友谦，友谦不报，留月馀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恶郓，乃谮之，以为郓与友谦亲家，故其逗留以养贼。已而郓兵数败，乃罢郓归洛阳，酖杀之，年六十四，赠中书令。

【译文】

刘郓是密州安丘县人。少年时侍奉青州节度使王敬武，敬武死后，其部下拥立他的儿子王师范，此时棣州刺史张蟾发动叛乱，王师范派都指挥使卢洪讨伐张蟾，但卢洪也叛变了，王师范假装好言相劝，召回卢洪，卢洪到了，王师范在郊外迎接他，命令刘郓在座席上将卢洪斩首，并且派刘郓攻打张蟾，刘郓攻下了棣州。王师范上表荐举刘郓为登州刺史，任行军司马。

梁太祖向西攻打凤翔，王师范乘梁空虚，暗中派人分头袭击梁各州郡，但派出去的军队的机密大多泄露，事情没有成功。只有刘郓平时喜欢看兵书，有机智谋略。这个时候，梁国已攻破了朱瑾等部，占领了兖州、郓州，任命葛从周为兖州节度使，这时葛从周领兵在外，刘郓于是派人担着油担子进城，全部察看了兖州城内兵力虚实和进出通道。假装卖油的探子看到护城河下有一个下水道可以进城，刘郓于是带领五百步兵从下水道偷袭攻破了兖州，刘郓将葛从周的家眷移居府外宅第，亲自拜谒葛从周的母亲，供养他们十分有礼。

梁太祖此时已命昭宗镇守凤翔，他本人带兵东还，派朱友宁攻打王师范、葛从周攻打刘郓。刘郓用板舆抬着葛从周的母亲登上城头，其母喊着从周的名字说：“刘将军待我十分周到，同儿子没有两样。刘将军和你是各为其主，

你可要仔细掂量。”葛从周因此减缓了进攻。刘鄩挑选城中老弱病残和妇女，不能抵挡敌人的，全部放出城外，自己和将士同甘共苦，平分衣食，坚守阵地，等待敌军的进攻。外援没有到，人心逐渐产生背离之意，副使王彦温翻越城墙出奔，守城的士兵也有很多跟着逃跑。刘鄩于是派人严肃地告知王彦温说：“副使请少带人出城，不是我原先派遣的人，请不要带走。”又对城中的众人下令说：“我原先派遣随从副使的人可以出去，其他人若跟着出去诛灭全族。”城内的人都迷惑不解，出奔逃跑的情况于是止住了。过后梁军听说了这件事，果真怀疑王彦温不是真正的投降，在城下将他杀了，从此军城更加坚固。

这时王师范的兵力逐渐窘乏，葛从周向刘鄩说明福祸利害，刘鄩回复说：“等到我的主帅投降，我立即将城归还梁国。”不久，王师范兵败，投降梁国，刘鄩于是也投降了。葛从周为刘鄩备齐行装，送刘鄩返梁，刘鄩说：“降将承蒙梁国的不杀之恩，已是三生有幸了！哪里敢乘坐骏马穿上皮裘？”于是穿着素服乘着毛驴归梁。梁太祖赐给他冠服衣带，并请他饮酒，刘鄩推辞说自己酒量小，太祖说：“攻取兖州，你的量怎么那样大呢？”于是任命刘鄩为元从都押卫。这个时候，梁太祖已经占领了四镇，手下众将士都是有功臣的旧人，刘鄩马上就以降将的身份位居众人之上，及至各位将领看见刘鄩，一律用上下尊卑之礼，刘鄩居然处之泰然，梁太祖更加觉得他是奇异之人。

梁太祖即位，升命刘鄩为左龙武统军。刘知俊反叛，攻陷长安，梁太祖派遣刘鄩和牛存节讨伐他，刘知俊逃往凤翔，梁太祖任命刘鄩为节度使。梁末帝即位，任命刘鄩为镇南军节度使，授予开封尹。

魏州节度使杨师厚死后，朝廷将相州、魏州分为两镇，梁末帝害怕魏兵叛乱，派遣刘鄩率兵屯驻魏县。不久魏州军队果然作乱，劫持节度使贺德伦归降晋国。晋庄宗进入魏州，刘鄩认为晋军全都跟从晋庄宗开赴魏州，可以偷袭太原，就把秸杆扎成假人，让它手拿旗帜，用毛驴驮着，在城里行走，而刘鄩暗中调兵从黄泽关偷袭太原。晋军看见梁军扛着旗帜走来走去，不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也没有追。刘鄩到了乐平，遇上大雨，军队无法前进，只好返回，急忙赶往临清，争夺魏军的粮草，但晋王将领周德威已先一步到

达，刘鄩只有屯兵莘县，增筑城垒，疏通河道，直达黄河，以击溃敌军。

过了一段时间，梁末帝下诏书责备刘鄩说：“朝廷以外的事全都托付给将军，河朔各州旦夕之间都可能沦陷，将军和国家休戚相关，应当思考良策！”刘鄩陈奏说：“晋军的兵力很强，现在还不能攻下它们，应当等待时机。”梁末帝又派使者询问刘鄩决战取胜的决策，刘鄩说：“臣下没有神计奇术，只请求每人发给十斛粮食，粮食吃完了就可以破敌了！”梁末帝勃然大怒，讽刺刘鄩说：“将军积蓄粮食，是为了充饥呢？还是为了破敌？”于是派遣使者来督战。刘鄩召集各位将领商量说：“皇上深居皇宫之中，和白面小儿一同谋议，一定会误了大事。现在敌人势力强大，不可以轻举妄动，各位将领认为该怎么办？”各位大将都想出战，刘鄩于是又全部召集各位将领坐在军营大门口，给每人一杯河水喝，众将不解其意，有的喝了，有的拒绝喝，刘鄩说：“喝一杯水的难处尚且如此，滔滔黄河水可以喝完吗？”众人都变了脸色。

这个时候，晋庄宗在魏州，多次用重兵压向刘鄩军营，刘鄩不肯出来迎战，但梁末帝又屡次催促刘鄩，命令他出来迎战。晋庄宗和各位将领商量说：“刘鄩学习《六韬》，喜欢以机智用兵，本想向我示弱，然后袭击我，现在他被梁末帝逼着，一定想速战速决。”于是扬言说要率兵返回太原，命令符存审留守魏州，表面上率兵西归，却悄悄屯兵贝州。刘鄩果然上报梁末帝说：“晋王已经回太原了，魏州没有防备，可以进击了。”于是率领一万多人攻打魏州城东，晋庄宗率兵从贝州返回来袭击他。刘鄩忽然看见晋军，吃惊地说：“晋王怎么会在这里呢！”刘鄩带兵撤退，晋军追到故元城，庄宗和符存审两面夹击，刘鄩命令军队摆出圆阵抵御晋军。晋军两支部队配合，刘鄩大败，向南逃跑，从黎阳渡过黄河，到达滑州。梁末帝授刘鄩为义成军节度使。第二年，河朔落入晋军之手，刘鄩被降为亳州团练使。

兖州节度使张万进反叛，梁末帝任命刘鄩为兖州安抚制置使。张万进大败，并被打死，于是梁末帝升任刘鄩为泰宁军节度使。朱友谦叛乱，攻陷同州，梁末帝任命刘鄩为河东道招讨使，行军到陕州，刘鄩写了一封信来劝诱朱友谦，朱友谦不听从，刘鄩就停留了一个多月等待他。尹皓、段凝等人平素就忌恨刘鄩，就向末帝进谗言，说刘鄩因为和朱友谦是亲家，所以才滞留

不前，姑息养贼。及至刘鄩几次进兵失败后，朝廷罢免了刘鄩的官职，命令他返回洛阳，用毒酒杀死了他，当时刘鄩年六十四岁。死后，梁末帝下诏赠授中书令。

刘仁贍传

【原文】

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杨行密，为濠、滁二州刺史，以骁勇知名。仁贍为将，轻财重士，法令严肃，少略通兵法。事南唐，为左监门卫将军、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称治。李景使掌亲军，以为武昌军节度使。周师征淮，先遣李谷攻自寿春，景遣将刘彦贞拒周兵，以仁贍为清淮军节度使，镇寿州。李谷退守正阳浮桥，彦贞见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为不可，彦贞不听，仁贍独按兵城守。彦贞果败于正阳。

世宗攻寿州，围之数重，以方舟载炮，自淝河中流击其城；又束巨竹数十万竿，上施版屋，号为“竹龙”，载甲士以攻之；又决其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岁大暑，霖雨弥旬，周兵营寨水深数尺，淮、淝暴涨，炮舟竹龙皆飘南岸，为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东趋濠梁，以李重进为庐、寿都招讨使。景亦遣其元帅齐王景达等列砦紫金山下，为夹道以属城中。而重进与张永德两军相疑不协，仁贍屡请出战，景达不许，由是愤惋成疾。

明年正月，世宗复至淮上，尽破紫金山砦，坏其夹道，景兵大败，诸将往往见擒，而景之守将广陵冯延鲁、光州张昭、舒州周祚、泰州方讷、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虽景君臣亦皆震慑，奉表称臣，愿割土地、输贡赋，以效诚款，而仁贍独坚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孙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谏幸其父病，谋与诸将出降，仁贍立命斩之，监军使周廷构哭于中门救之，不得，于是士卒皆感泣，愿以死守。

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孙羽诈为仁贍书，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帐前，叹嗟久之，赐以玉带、御马，复使入城养疾，是日卒。制曰：“刘仁贍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可比！予之南伐，得尔为多。”

乃拜仁贍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天平军节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

世宗遣使吊祭，丧事官给，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贍为怀州刺史，赐庄宅各一区。李景闻仁贍卒，亦赠太师。寿州故治寿春，世宗以其难克，遂徙城下蔡，而复其军曰忠正军，曰：“吾以旌仁贍之节也。”

【译文】

刘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他的父亲刘金曾在杨行密手下任职，担任过濠州和滁州二州的刺史，以骁勇善战出名。刘仁贍担任大将时，看轻财物而看重有才能的士人，并且严格按照法令制度行事，仅略懂一点兵法。他在南唐任职，先后担任左监门卫将军、黄州和袁州二州的刺史，他所到任的地方都治理得井井有条。李景让他掌管亲兵，任命他为武昌军节度使。后周的军队向淮地进攻，先派李谷从寿春进攻，李景派部将刘彦真抗击后周的军队，同时任命刘仁贍为清淮军节度使，驻守寿州。李谷退守正阳浮桥，刘彦贞看见后周的军队后撤，以为后周人害怕了，便率兵紧紧追击。刘仁贍认为这样做不行，刘彦贞不听从他的意见，于是刘仁贍独自按兵不动，据守寿州城。刘彦贞果然在正阳被敌人打得大败。

周世宗率兵攻打寿州，将寿州城围了数重，又用方舟载着炮，从淝河中间炮击寿州城。周世宗又让人将数十万根大竹子绑扎起来，在上面建造木板房子，号称“竹龙”，在竹龙中装着披甲的武士来攻寿州城，又将其水寨掘开，让大水流入淝城。而这一年的夏天天气很热，梅雨接连下了数十天，后周军队的营寨中进水已有数尺深，再加上淮河和淝河的河水猛涨，炮船、竹龙都随水漂到了南岸，被李景的士兵焚毁了，后周的士兵死了很多。周世宗向东驱驰到濠梁，任命李重进为庐寿都招讨使。李景也派他的元帅齐王李景达等人在紫金山布列鹿砦，下边设夹道，以此来护卫城里。但是，李重进与张永德两支军队相互猜疑，互不配合。刘仁贍屡次请求出战，李景达都不允许。因此，刘仁贍忧愤而得了病。

第二年正月，周世宗又到淮上，全部破坏了紫金山的鹿砦，并毁坏了夹道，李景的军队被打得大败，他的将领们往往被后周军队生擒，而李景手下

负责坚守的将领，如广陵的冯延鲁、光州的张绍、舒州的周祚、秦州的方讷、泗州的范再遇等人，有的逃走、有的投降了，都不能守住自己负责的城池。李景和他的大臣们都被震慑住了，向后周上表称臣，表示愿意割让土地，进贡纳税，以此来作为效忠的条款，唯独刘仁贍坚守不降，后周军队也一直攻打不下来。周世宗让李景派使者孙晟等人到寿州城下示意刘仁贍投降，刘仁贍的儿子刘崇谏趁着他的父亲生病，与诸将密谋出城投降。刘仁贍知道后立即下令将刘崇谏斩首，监军使者周廷构哭着赶到中门想把刘崇谏救下来，没有成功。于是，士兵们都被感动得哭泣起来，纷纷表示愿意死守寿州城。

这年三月份，刘仁贍病得很厉害，已经不省人事，他的副手孙羽冒充刘仁贍写了一封投降信，献城投降了。周世宗下令将刘仁贍抬到他的军帐前面，叹息了好半天，并赏赐给刘仁贍玉带、御马，又让人将刘仁贍送进城内养病。这一天，刘仁贍死了。周世宗颁布文告说：“刘仁贍尽忠尽职，他的拼死抵抗的气节永垂不朽，即使是以前各代的名臣，也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啊！我这次南征，得到他就足够了。”于是，周世宗封刘仁贍为检校太尉兼任中书令、天平军节度使。刘仁贍没能够接受就死了，时年五十八岁。

周世宗派使者去吊唁，他的丧事的费用由官府负责提供，并追封他为彭城郡王，让他的儿子刘崇赞担任怀州刺史，赏赐庄园、住宅各一处。李景听说刘仁贍死了，也追赠他为“太师。”寿州原来的治所在寿春，周世宗因为该城难以攻克，便将州城迁到下蔡，而将刘仁贍的军队命名为“忠正军”，他说道：“我这是在弘扬刘仁贍的气节啊！”

133

王彦章传

——《新五代史》卷三十二

【毛泽东评点批注和讲话】

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王彦章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0页）

【解析】

王彦章是五代时后梁的名将，他骁勇异常，打仗时用两枝铁枪，一枝架在马鞍上，一枝执在手中，运转如飞，传说每枝都重一百斤，号称王铁枪。

923年，晋王李存勖称帝于魏州。其父是唐河东节度使、晋王沙陀族人李克用。因唐朝对他家赐姓，论属籍，李存勖自称唐后裔，是唐朝的合法继承人，以唐为国号，史称后唐，以别于唐朝。李存勖即史籍所称的后唐庄宗。庄宗即位，便大举伐梁，欲一鼓灭亡之。

而此时后梁国内末帝昏庸无知，朱氏诸子互相猜忌，阴谋攘夺，时刻想发动宫廷政变。面对后唐军队的大举进犯，梁末帝命令王彦章、段凝统兵御敌。

王彦章骁勇多谋，年逾六十，壮志未已。段凝无谋无勇，以善于谄佞得

显贵，排斥异己，不顾国家安危。宰相敬翔深知兼用两将，段凝必然会嫉贤害能，事事掣肘，必败无疑，乃面见末帝，力保王彦章为主将。王彦章奇袭德胜，连下德胜北城和潘张、麻家口诸寨，进逼杨川，两军激战，伤亡惨重，尽管王彦章率军拼死苦战多日，仍未攻下，只得向西撤往德胜一带。

这一仗虽没有成功，毕竟给李存勖很大的震动，事实上攻守双方打得两败俱伤。晋王李存勖积在德胜的粮草全部丧失，后方常有警报，并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攻势的条件。但是后梁权臣赵岩不怕李存勖，偏怕王彦章。他们风闻王彦章声称，打了胜仗就要还朝杀尽奸臣，所以在王彦章出兵的时候，特地派贪鄙无能的段凝做副使，起监视的作用。王彦章既没有成功，他们便解除王彦章的职务，派段凝做招讨使，梁军将士心都不服，士气大减。

之后的交战中，后梁军节节败退，王彦章虽拼死抗战，仍难挽败局。终在923年10月，在郢州中都县（今汉口）受伤被俘，招讨使段凝率全军投降。唐兵然后以轻骑兼程袭取汴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抵汴梁城下，宛如自天而降，守将惊惶请降。后梁末帝走投无路，命侍卫杀死自己。后梁至此灭之，历时十七年。

王彦章被俘后，尽管唐庄宗爱其骁勇，不想杀他，但王彦章拒绝投降，决心以死效命大梁，终被李存勖所杀。

毛泽东在阅读这段史实时，在该页天头上批道：“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反对杀降，反对杀俘虏，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读其它史书，毛泽东也注意杀降的事情。他在读《三国志》时，凡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他多有批语，以申明这个观点。

在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特别关注军队有关俘虏的政策，制定了“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政策，这是我军能够长胜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军也获得了“仁者之师”的声誉。不杀降而化敌为己，是毛泽东用兵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特色则是强调人的作用，即人的精神、人的思想觉悟、人的组织方式等，所以他说“兵民乃胜利之本”。

我军关于俘虏的政策正是毛泽东这一思想在实践中的一个表现。

《新五代史·王彦章传》的这句批语，既可看作是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同时也可看出毛泽东对自己长期指挥战争的深刻认识。

【原文】

王彦章字子明，郢州寿张人也。少为军卒，事梁太祖，为开封府押衙、左亲从指挥使、行营先锋马军使。末帝即位，迁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彦章为人骁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铁枪，骑而驰突，奋疾如飞，而佗人莫能举也，军中号王铁枪。

梁、晋争天下为劲敌，独彦章心常轻晋王，谓人曰：“亚次斗鸡小儿耳，何足惧哉！”梁分魏、相六州为两镇，惧魏军不从，遣彦章将五百骑入魏，屯金波亭以虞变。魏军果乱，夜攻彦章，彦章南走，魏人降晋。晋军攻破澶州，虏彦章妻子归之太原，赐以第宅，供给甚备，间遣使者招彦章，彦章斩其使者以自绝。然晋人畏彦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

自梁失魏、博，与晋夹河而军，彦章常为先锋。迁汝郑二州防御使、匡国军节度使、北面行营副招讨使，又徙宣义军节度使。是时，晋已尽有河北，以铁锁断德胜口，筑河南、北为两城，号“夹寨”。而梁末帝昏乱，小人赵岩、张汉杰等用事，大臣宿将多被谗间，彦章虽为招讨副使，而谋不见用。龙德三年夏，晋取郢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顾事急，以绳内靴中，入见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为不肖，所谋无不用。今强敌未灭，陛下弃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绳将自经。末帝使人止之，问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彦章不可！”末帝乃召彦章为招讨使，以段凝为副。末帝问破敌之期，彦章对曰：“三日。”左右皆失笑。

彦章受命而出，驰两日至滑州，置酒大会，阴遣人具舟於杨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载冶者，具备炭，乘流而下。彦章会饮，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数千，沿河以趋德胜，舟兵举锁烧断之，因以巨斧斩浮桥，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浮桥断，南城遂破，盖三日矣。是时庄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夹寨，闻彦章为招讨使，惊曰：“彦章骁勇，吾尝避其锋，非守殷敌也。然彦章兵少，利于速战，必急攻我南城。”即驰骑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夹寨报者曰：